

劉心皇

關於

「左翼作家聯盟」

盟員名單

一、「拓荒者」月刊公佈的名單

馮乃超 華漢 龔冰盧 孟超 莞爾 丘韻鐸 沈端先 周全平 洪靈菲 戴平萬 錢杏邨 魯迅 畫室 黃素 鄭伯奇 田漢 蔣光慈 郁達夫 陶晶荪 李初梨 彭康 徐殷夫 朱鏡我 柔石 林伯修 王一榴 沈葉沉 馮憲章 許幸之等五十餘人。

原文載一九三〇年三月上海出版的「拓荒者」一卷三期，「國內外文壇消息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一篇報導。

二、當時調查機關檔案紀錄名單

馮乃超 華漢 龔冰盧 沈葉沉 孟超 俞懷 丘韻鐸 沈端先 王潔予 馮潤璋 顧鳳城 彭康 許峨 馮鑒 王任叔 周全平 洪靈菲 戴平萬 錢杏邨 馮憲章 魯迅 杜衡 蓬子 柔石 侍桁 畫室 吳貫中 黃素 鄭伯奇 魯史 朱鏡我 田漢 王一

榴 蔣光慈 劉錫五 葉靈鳳 郁達夫 陶晶蕓 戴望舒 李初梨 林伯修 殷夫 除
迅雷 程少懷 陳正道 許幸之 郭沫若 沈起予等四十九人（本名單實列四十八人）。

此一名單，係美國三藩市州立大學葛浩文先生致函香港「中華月報」，說明「左翼作家聯盟」盟員名單，係補正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第十八章「三十年代文壇」中所敘述的名單的。他是根據「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一九六二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第一輯，及「左聯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南京大學中文系編，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出版）二書所載的史料。他說：

「此一名單複製本現藏上海魯迅紀念館。」據葛浩文先生考察名單中之俞懷即前一名單中之莞爾，馮鑑是馮鏗，馮潤章是馮潤璋，陳正道應是陳望道。並指兩名單中皆缺漏茅盾。上述兩名單及附註見解都甚寶貴，有助揭明「左聯」成立及活動之真相。另據司馬長風先生推察黃素可能是黃素如，即女作家白薇；朱鏡我可能是朱其華；沈葉沉可能是沈西苓；戴平萬即是戴萬葉。另龔冰廬的筆名櫻影，馮憲章的筆名心波，馮鑑的筆名嶺梅。

三、「檔案名單」的問題

「拓荒者」所刊的「名單」與上海「魯迅紀念館」中所陳列的「調查機關檔案名單」，經比較之下，「檔案名單」多出了十八名：

王潔予、顧鳳城、王任叔（巴人）、許哦、馮鑑、杜衡、傅衍、吳實中、魯史、劉錫五、葉靈鳳、戴望舒、徐迅雪、程少懷、陳望道、郭沫若、沈起予、俞懷。①

關於這個「檔案名單」，我在「三十年代文藝分析」時，曾說：「其實這個名單所列的

人，不盡確實，如杜衡、戴望舒等，是反『左翼』的現代派，決不會加入『左聯』的。」

現在，就這兩個人杜衡和戴望舒的問題談一下：首先說明我有這個說法的原因，當時『左聯』的成立，極端秘密，外人很難知道，當然，調查人員又不同一些，居然從各方面湊齊了這個名單，有的可能是根據合理的推測，如杜衡、施蛰存、戴望舒等三人，曾與劉呐鷗開水沫書店，而該書店出了很多翻譯俄國的文藝理論，如馮雪峰譯的『藝術論』和『文藝政策』，劉呐鷗的『藝術社會學』，戴望舒譯的『唯物史觀的文學論』等。便推測杜衡和戴望舒等也在『名單』之內了。當時，上海的書店，出俄國文學書籍是一種風氣，有的是共黨開的，有的是投機想賺錢的。『水沫』是劉呐鷗投機左傾，但又想賺錢。

當時，『現代月刊』由施蛰存、杜衡主編，戴望舒亦在編輯部之內。『現代』雖發表了『左聯』人員的稿子，但不是『左聯』的刊物，艾蕪曾說：『當時『左聯』的刊物，我們寫稿是沒有稿費的。大一些的刊物，如現代、北新、生活書店辦的刊物，才有稿費。』②便證明『現代』不是『左聯』的刊物。同時，『現代』發起『文藝自由論辯』，等於向『左翼』挑戰。而『左翼』的主要人物都出馬應戰。在應戰文字中並未提及杜衡、戴望舒參加過『左聯』。後來，『魯迅全集』注釋本中對其他參加『左翼』而又反『左翼』的人都惡毒的批評，但對戴望舒的注釋是『浙江杭縣人，詩人，著有『望舒草』等。』③對於蘇汶（杜衡）的注釋是：『蘇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現代』雜誌第一卷第六號上發表『第三種人的出路』說因為『左翼指導理論家們不管三七念一地把資產階級這個惡名加到他們頭上去，』所以『第三種人』將『永遠地沉默，長期地擱筆』了。』④。都沒有談及他們參加過『左聯』。同時，也沒有發現其他的記述文章中談到他們有過這麼一回事。

例如說『左聯』成立後，參加不久即脫離的有郁達夫、楊邨人、韓侍桁，轉向或加入國

民黨的有穆木天、姚蓬子等；被開除的有周全平、葉靈鳳、周毓英等；被逮捕處刑的有胡也頻、柔石、白莽（殷夫）、馮鏗、和李偉森。逮捕一度自首被釋放的有丁玲、田漢等。⑤還有後來加入的，也許是當時加入，而沒有發現，後來才發現的也有多人。

在這個「左聯」成立後的情勢變化裏，也沒有提到他們。

昨天聽到一位朋友說：「好像聽過或許是看過，說杜、戴兩人雖有參加，但三個月不到，發現「左聯」惡劣，便退出了。」但，我從各種資料（包括左右兩派）中找，也找不到這種記錄。

不管怎麼說，杜衡和戴望舒在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五月「現代」月刊創刊時，在「現代」月刊上，自稱「第三種人」向「左翼」挑戰，而成爲有名的「文藝自由論辯」，毫不顧忌的主張文藝自由，正是他們以「純文學」對抗「紅文學」，也就是以「文藝自由」對抗「文藝控制」，在當時，「左翼」把持文壇的情況下，像這樣爭取文藝自由的戰士，並不多。因而，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來，杜衡和戴望舒不是左傾的，何況杜衡的文章、戴望舒的詩，絕對沒有左傾的色彩！

註：

①趙滋蕃：「三十年代文藝縱橫談」。中央副刊六十九年九月七、九日刊。又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卷第八期發表。

②「新文學史料」第一輯頁七八。

③魯迅：「又論第三種人」的注釋，刊「南腔北調集」。

④魯迅：「偽自由書後記」的注釋，刊「偽自由書」。

⑤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中卷頁一六。